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周斌

秦始皇来没来过宁波

□司马雪

钩沉索隐

探寻宁波文化之谜④

秦始皇来没来过宁波？有人说，来过。不但来过，并且“身在鄞县三十余日”（《答车茂安书》），足足逗留了一个月呀。谁说的？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江南名士——陆云。

为什么用了“一千七百多年前的江南名士”这样的定语？因为他原本是三国后期的东吴人，但没多久，东吴就被司马炎建立的晋朝给灭了，陆云就又成了西晋的名士。所以在“朝代”这个问题上，不能一言以蔽之。

说陆云是名士，是有依据的。陆云有一个哥哥，叫陆机，名气更大。《晋书》是这样介绍陆机的门第概况的：“吴郡人也。祖逊，吴丞相。父抗，吴大司马。”对于这些家世，陆云可以照单全收，名门之后呀。那自身呢？《晋书》上说，陆机“少有异才，文章冠世，伏膺儒术，非礼不动”，陆云“少与兄机齐名，虽文章不及机，而持论过之”。说明两兄弟各有所长。西晋位列九卿之首的太常张华，“素重其名”，当这兄弟俩到洛阳去拜访他的时候，“如旧相识”，并且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：“伐吴之役，利获二俊。”可见，真的名士，到哪里都受人待见。

正因为是名士，见多识广，所以一般人碰到什么问题就喜欢向名士请教，征求一下名士的意见，听听名士的说法。当时，一个叫车永的人，就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，就给陆云写了一封信，要他说说鄞县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（“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”），“企望来报”。

说起来，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。车永的外甥石季甫，“忽见使为鄞令”——也就是说，要到鄞县来当官——这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吗？不料，家里的人为此恐慌不安，“举家惨戚”，“三四日中，了不能复食”，连饭也吃不下了。作为石季甫的母亲，也就是车永的姐姐，更是难过得不得了，“昼夜号泣”，使得车永“不可忍视”。

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，鄞县是一个蛮荒之地，是一个不开化的偏远地方，这哪是人待的地方呀！恰巧有一个句章人来，“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，又有沙虱害人”。句章不是毗邻鄞县嘛，句章人这么一说，无疑是火上浇油，家里人“倍益忧虑”，心情上简直是雪上加霜。如果不服从分配（“如其不行”），“恐有节目，良为愁愤”。真是左右为难啊！

于是，车永给陆云写了一封信。陆云，字士龙。因此，这封信当作文章被收录的时候，它的名称就叫《与陆士龙书》。为了让大家见识一下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书信格式以及写法，我把这封信展示一下：

永白：间因王弘季有书，怪足下无答。外甥石季甫，忽见使为鄞令。除书近下，因令便道之职，得此罔然。老人及姊，自闻此问，三四日中，了不能复食。姊昼夜号泣，不可忍视。外甥之中，老人真自爱恤季甫，恒在目下。卒有此役，举家惨戚，不可深言。昨全伯始有一将来，是句章人，具说此县既有短狐之疾，又有沙虱害人。闻此消息，倍益忧虑。如其不行，恐有节目，良为愁愤。足下可具示土地之宜，企望来报，车永白。

车永的这封信，相当于给陆云出了一道命题作文题，中心思想是：根据你所掌握的信息或了解的情况，谈谈你对鄞县的看法。陆云自然心领神会，便用神采飞扬的文字，从地理山川、农耕田猎、鱼蚌肴膳、吏治风教等各个方面对鄞县作了描述。为了让车永确信，陆云首先作了声明：“辄为足下具说鄞县土地之快，非徒浮言华艳而已，皆有实徵也。”因为车永字茂安，所以这封回信，就叫《答车茂安书》。

陆云说：“县去郡治，不出三日，直东而出，水陆并通。”说明到鄞县去，交通十分便捷。陆云又说：“西有大湖，广纵千顷；北有南山；南有林泽；东临巨海，往往无涯。”介绍了一下鄞县的地理环境。陆云还说，鄞县这个地方，“官无滞滯之谷，民无饥乏之虞。衣食常充，仓库恒实。荣辱既明，礼节甚备。为君甚简，为民亦易”。意思是当个县官老爷，简直是随便玩玩。为了增强吸引力，陆云特意提到了鄞县的“季冬之月”，说那个时候“严霜陨而蒹葭萎，林鸟祭而罽罗设。因民所欲，顺时游猎。结置绕堦，密罔弥山，放鹰走犬，弓弩乱发，鸟不得飞，兽不得逸”，好玩得不得了。当然，你如果能够动点脑筋、想点办法，譬如“断遏海浦，隔截曲隈”，那么就可以“随潮进退，采蚌捕鱼”。那些“鱮鲟、赤尾、鲛齿、比目”的鱼儿，你可能连名字都没听说过。什么“脍鯪鲙”呀、“灸鳖蟹”呀、“烹石首”呀、“臠鯪鯪”呀，“真东海之俊味，肴膳之至妙也”，好吃得不得了。

陆云在回信中可以说吊足了胃口，但觉得意犹未尽，说“昔秦始皇至尊至贵……随意所居，沈沦泾渭，饮马昆明。四方奇丽，天下珍玩，无所不有，犹以不如吴会也”（“犹以不如吴会也”也有断句为“犹以不如吴会之乡”，即把“也”作为“之”字之误）。又说，秦始皇“东观沧海，遂御六军南巡狩，登稽岳刻文石，身在鄞县三十余日”。连秦始皇都待了“三十余日”，怎么可能是“有短狐之疾，又有沙虱害人”的地方？更重要的时，那个地方是“镀金”圣地，“汉吴以来，临此县者，无不迁变”，只要蜻蜓点一下水，就马上升迁了。

临了，陆云再次强调，所说的一切，“吾不虚言也”。

倘若真的“吾不虚言也”，不是仅仅为了宽慰车永的心情而写了这些，那么陆云的这篇《答车茂安书》，就为秦始皇来没来过宁波（“身在鄞县三十余日”）留下了千古之谜。

车永收到这封信，自然高兴得不得了，信没看完（“披省未竟”），就已经是“懽懽（欢喜）踊跃”了，并且给他的母亲读了好几遍（“辄於母前，伏读三周”），结果是“举家大小，豁然忘愁也”。车永还表扬陆云这封信写得好，“足为典诰”，“虽《山海经》《异物志》《二京》《南都》，殆不复过也”。

但是，后世的学者看了这封信，抓耳挠腮了：来没来过呀？来没来过呀？陆云说的，可信吗？

倘若真的“身在鄞县三十余日”，《史记》上怎么没记载呀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是这样介绍秦始皇的南巡之行的：“过丹阳，至钱唐（注：古地名，在灵隐山下）。临浙江，水波恶，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。上会稽，祭大禹，望于南海，而立石刻颂秦德。”这是来的时候。这里需要说明一下，秦始皇“望于南海”，这“南海”是指现在的东海。那去的时候呢？“还过吴，从江乘渡。并海上，北至琅邪”。好像没鄞县什么事呀！

有人认为，秦始皇这次出游，经过的地方都有记载，“十一月，行至云梦，望祀虞舜于九疑山。浮江下，观籍柯，渡海渚”，然后是“过丹阳，至钱唐……”。如果在鄞县逗留过，肯定得记上一笔。

但事实上，这段旅程，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里并不是所有经过的地方都记上了。秦始皇是“三十七年十月癸丑”出行的，《秦始皇本纪》里插入了这样一段：“左丞相斯从，右丞相去疾守。少子胡亥爱慕请从，上许之。”然后，直接跳到了“十一月，行至云梦”。也就是说，“十月癸丑”那一天与“十一月”之间，从咸阳到“云梦”，经过了哪些地方，都没有写。那回去的时候，所过之处，是不是也可以略写？

陆云的这篇《答车茂安书》，文中的一些文字，在历史学家的眼里，觉得还是蛮有价值的。譬如“遏长川以为陂，燔茂草以为田”这一句，历史老师往往与庾信《归田诗》中的“穿渠移水碓，烧棘起山田”，以及徐陵的诗“烧田云色暗”“野燎村田黑”组合在一起，来考学生：这些文字都表明，到南朝晚期——

- 火耕肥田仍是江南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式。
- 北方的精耕细作农业传到了南方。
- 南方经常出现森林失火。
- 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南方。

如果说当时的鄞县，“遏长川以为陂，燔茂草以为田”是可信的，那为什么秦始皇“身在鄞县三十余日”就不可信了呢？

反正，秦始皇的这次南巡，让后世的地方志编纂者兴奋不已。当年的会稽郡东北一隅之地，与秦始皇登高望海有关的地方就出来四处。除了绍兴的会稽山（又叫秦望山），杭州城南的秦望山、秦山核电站所在地秦山以及慈溪的大蓬山（达蓬山），也都认为自己是当年秦始皇“望于南海”的那座山。但毫无疑问，历史学家当然更倾向于会稽山。

相比之下，还是鄞县比较淡定，通过陆云的《答车茂安书》，让秦始皇“身在鄞县三十余日”的说法，永远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。

